

北京地区
革命史·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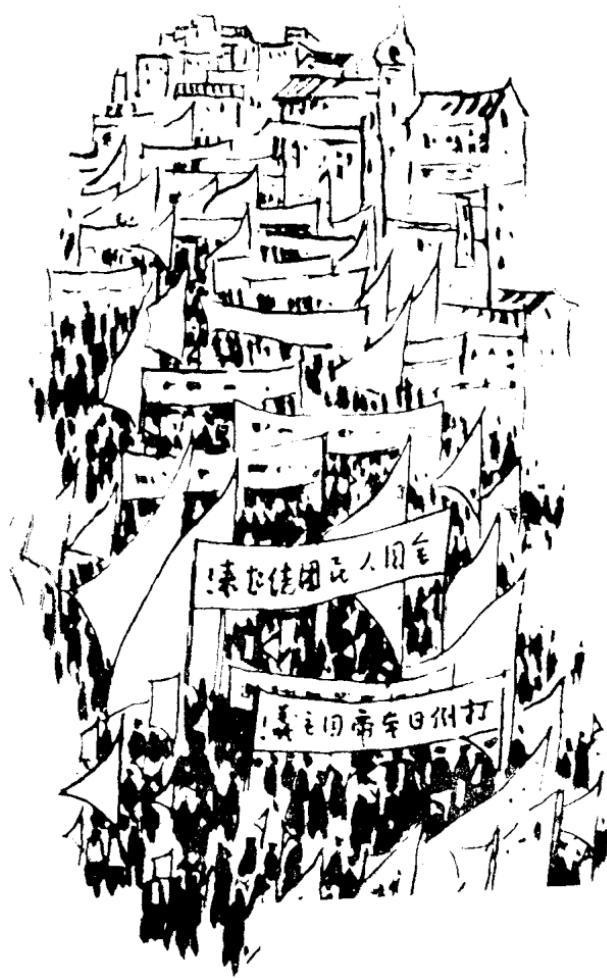
中流击水·抗日救亡洪流中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 北京出版社



北京地区
革命史·回忆录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集了13篇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大、中学校爱国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积极投入爱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生动回忆。虽然有些同志只是写了他所经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片断，但这些生动的事实却证明了一个真理，即爱国青年的报国之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些回忆录，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Zai Kangri Jiuwang De Hongliu Zhong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益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61,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

ISBN 7-200-00267-4/K·24

定 价： 1.80 元

编者的话

我们选了近几年征集的13篇革命回忆录和一位外国友人的文章，编辑成这本小册子，作为《北京地区革命史·回忆录》丛书的一种，献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

长期以来，北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千千万万的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而流血牺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革命先辈创造的光辉业绩，将不断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寻求个人的光明前程，首先必须争得祖国的自由解放。本书中提到的许多当年的进步青年，正是怀着反抗侵略的爱国之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在举国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觉醒了，成长了，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还以切身体验告诉我们，青年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志；只有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中，才能大有作为。尽管时代不同了，这个真理却没有过时。不同时代的青年，有着不同的经历，担负着不同的历

史使命。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历史职责是：为四化建设勤奋学习，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勇于探索、敢于开创新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学习革命前辈为国家、为人民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献出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是幸福的，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又有前辈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要继续完成革命先烈未竟的建国之志，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干出一番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87年2月

目 录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

——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

- | | | |
|---------------|-----|---------|
| 爱国运动 | 刘 靖 | (1) |
|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 邸 力 | (16) |
| 拿起文艺的武器 | 林 成 | (30) |
| 在北平找到了党 | 吕 瑛 | (37) |
| 忆一个双目失明的伤兵的谈话 | 刘光运 | (53) |
| 在“一二·九”运动中成长 | 黎 颖 | (57) |
| 忆夏令营 | 刘光运 | (96) |
|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 刘定一 | (105) |
| 我到二十九军当兵 | 王达成 | (147) |
| 从北平到延安 | | |

——回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张 楠(153)

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 石梅 张伦 洛林(161)

听从党的召唤

——记我们是怎样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 俞 建(175)

锄奸忆事

——抗日游击队生活片断 杨怀清(180)

一九三九年逃出北平记 [英]赖朴吾(190)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

——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爱国运动

刘 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帷幕，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国民党政府不仅推行“不抵抗主义”，而且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从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仅百余日，东北三省全部沦入敌手。富饶美丽的祖国河山，千千万万的东北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无情践踏和蹂躏。

在这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于9月22日发表宣言，提出“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中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全国民众开展了对日本经济绝交和抵制仇货运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滚滚向前。

我正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的。

从请愿到示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和国民党

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特别是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当时，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几天之内就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抗日十人团”、“日货检查团”、“抗日演讲所”、“抗日救护训练班”、“抗日义勇军军事训练团”，等等。学生们从事变的第二天起就纷纷罢课，走上街头，声泪俱下地作讲演，搞宣传，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讲东北民众抗日守土的壮举，为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到处奔走、呼号。

北平各大专院校的东北流亡学生，由于直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深感家乡沦陷、亲人离散之苦，在运动中尤为活跃。他们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纷纷致电、致函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要求“立息内争，一致对外”，表示誓死恢复失地，为保家卫国“宁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

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武装民众，实行抗日，全国各地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继上海、北平、南京、开封等地学生九、十两月一系列的南京请愿之后，“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先后为魏文翰、张文海、郑炳文、刘靖、张新民、段克成等）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为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阎宝航、杜重远、冯庸等）联合组织了赴南京请愿团。11月5日，两会请愿大队齐集北平东车站。南京政府示意不予挂车。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也令人劝阻，但请愿团未予理睬。在南下列车开动之前，请愿群众纷纷卧轨，青年学生大声疾呼，向乘客宣传南下请愿的重大意义，有的声泪俱

下。乘客们深受感动，自动让出列车，有一部分人还要求参加南下行列。顿时，整个列车变成了请愿车，在欢呼雷动声中，驶出北平车站。

11月7日晨，请愿团到达浦口。过江后，恰逢国民党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经在南京的东北民众协助，及时转搭沪宁列车于当日夜抵上海。请愿团在上海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推选代表会见胡汉民、汪精卫。汪、胡在被迫接见请愿团代表时，竟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沦陷不以为耻，胡甚至无耻地说“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代表们与汪、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严厉地驳斥了他们的卖国言论。

11月10日，请愿团由上海返回南京，并于次日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张继两人代表蒋介石出见，劝大家早日北返，说什么不要受人“煽动”，中央已有解决东北事件的办法，等等。他们的胡言乱语当场受到请愿团的严厉驳斥。请愿团听说蒋介石躲在中央军校，大队人马就立即奔赴那里。此时，天津学生请愿团也赶来参加。蒋介石一直拖到下午三点半钟才出面接见。接见时先由请愿团代表向蒋介石呈递了请愿书，申明来意，接着又慷慨陈词，要求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全场掌声雷动，高呼：“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主义！”等口号。学生们义正词严的要求，使得蒋介石恼羞成怒，竟恬不知耻地对天津请愿学生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没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蒋介石的无耻谰言受到在场请愿学生的严厉批驳。他们怒斥说：“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央政府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在学生们群声斥责之下，蒋介石惊慌失

措，急忙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他重新出来，用挑拨离间的口吻说：“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静，听候中央处理。”并反复声明：“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靠国联的正义制裁。”蒋介石说完之后，立即退席。刹时，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请愿学生返回金陵大学休息。夜间，闯进大批宪兵、特务，声称请愿团内有共产党，散发过“反动”传单等，搜查结果，一无所得。翌日，东北请愿学生被迫北返。

广大青年学生在多次请愿斗争中，深切感到：单纯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不能改变其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于是组织示威团，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向不抵抗主义者示威，督促政府出兵抗日。12月初，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京大学和北平工学院组织南下示威团奔赴南京，并选出学生代表组成“代表团”作为领导机构。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三百余人从中央大学整队出发，高举着“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的大旗，在南京街头举行了示威。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动一千多军警，包围示威队伍，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行毒打和逮捕。185名同学被捕，三十多人受重伤，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之后，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各大、中学校以及云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出于对反动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愤慨，都把请愿的旗帜一律改为示威的旗帜。至此，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场更大规模的联合斗争正在酝酿和准备着。

卧 轨 斗 争

继北京大学、北平工学院示威团南下之后，北平各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动下，纷纷组织示威团，络绎不绝地奔赴南京，从而形成了南下示威运动的新高潮。

12月4日，各大专院校学生集结在北平东车站，准备乘车南下。因为铁路局受命进行阻难，当日未能成行，激起了各校学生的无比义愤，于是进行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卧轨斗争。

我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进步力量比较薄弱，全校仅我一人是共青团员，此外还有一个“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和一个“左联”（即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全校同学抗日爱国热情十分高涨。12月3日上午10点30分，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通过赴京请愿、对日宣战等四项决议，决定翌日下午全体同学去南京。

12月4日下午，我们辅仁大学四五百名学生列队来到东车站。当时已有女子文理学院、法学院等校学生聚集车站内外。前门以东，人群熙熙攘攘。车站入口处两旁的铁柱上，悬挂着黄纸书写的“欢迎参加”的横幅标语；月台栏内旌旗招展，车站内外的墙壁上粉笔标语比比皆是；学生们三五成群，团团簇簇，议论纷纷。各校到车站后，学生代表召开露天会议，选法学院田应春任总指挥。而后，学生十人一队陆续登车，所有车辆均被占满，东车站因此停止售票。北宁路局及车站站长奉张学良副总司令和铁道部命令，阻止学生南

下，拒绝开车。各校学生代表再次开会，决定进行卧轨斗争。会后各校分头行动。一部分学生横卧铁轨之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开车便是阻止排日运动！”“非达目的誓死不止！”等口号，阻止平浦、平津车辆开出。当晚八时许，平津交通完全陷入停滞状态。另一部分学生则分别在东车站会客室、候车室轮流休息，并派出纠察队把守车站各门，盘查出入行人。学生代表与车站站长交涉无结果，两千多学生只好在车站露宿一夜。

5日下午，又有大同中学、十七中、俄文法商学院、农学院、铁路大学等十余校千余学生列队到东车站，加入南下行列。学生听说应由北平开出的车辆，均分别由东便门、永定门、丰台车站开出，遂派队分往各站卧轨，并使用轨道车往来各站，传递消息。

在此期间，学生曾列队至顺成王府张学良的住宅请愿，要求乘车南下。张学良推说奉蒋介石命令，拒绝开车。学生们转而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示威。市党部大门紧闭，常委们拒绝接见。学生们在愤怒之下，捣毁市党部门牌，殴伤门警。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慌失措，南京政府于六日明令禁止学生集队赴京请愿。北平市市长周大文、公安局长鲍毓麟、教育局长周学昌、宪兵副司令邵文凯等人，亲自到车站劝说和诱骗学生回校读书，均遭学生拒绝。反动当局也曾派遣特务学生到车站瓦解、破坏学生南下示威，结果有的被学生发现和揭露，遭到痛打，狼狈逃窜。

各校学生在东车站经过三天三夜的卧轨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北平与外界的交通，搞得当局狼狈不堪。这时，听说有

人向张学良建议，莫如把学生运动这颗“炸弹”送到南京，让蒋介石去处理。张学良鉴于学生运动的威力和抗日舆论的谴责，被迫于12月7日下令开车，送北平学生南下。11时45分火车仓促开行。卧轨斗争胜利了！

进军南京

列车在飞驰。车上二十几所大专学校约2100名青年学生，坐满了15节车厢。胜利的喜悦使人们忘记了几天几夜在寒风中卧轨斗争所带来的饥饿和疲劳，又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在车上写标语，缝旗帜，做袖标，紧张地进行着赴京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途中，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商讨斗争策略。由于仓促成行，缺乏党团组织的统一领导，在讨论“示威”与“请愿”问题时，各校代表发生了争执，遂分化为示威团和请愿团两部分。参加示威团的有北师大、法学院、华北大学、女一中等多数学校学生；参加请愿团的有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俄文法商学院等少数学校学生。示威团和请愿团还分别拟定了斗争口号。请愿团的口号是：“公开外交”、“对日宣战”、“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保护民众抗日运动”等；示威团的口号是：“反对出卖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我当时参加辅仁大学等校的请愿团，作为共青团员，也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北平学生示威团的活动。

12月8日中午，火车经过济南车站。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不准开车，并派遣“大刀队”到火车站，企图用武力阻止学生南下。韩复榘的反动行径当即遭到全体学生的强烈反

对和指责。各校代表在济南车站召开会议，决定展开宣传斗争。于是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车站和附近人烟稠密的地方贴标语，呼口号，讲演宣传；另一部分学生则向“大刀队”的官兵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明南下请愿、示威的重大意义，斥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和阻止学生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倒行逆施。这时，两千多济南学生结队来到车站进行声援和慰问，与车上的北平学生一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要求当局挂车也去南京。“大刀队”的官兵听了同学们的讲演深受教育，不仅不再挥舞手中的大刀，而且竟与同学们一起高呼“保护民众抗日运动”、“反对出卖东三省”等口号。韩复榘见势不妙，遂下令开车，并答应也给济南学生准备车辆，随后开往南京。

12月10日，北平南下学生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傍晚，济南学生2000余人，乘30节车厢也到达南京。

北平学生到南京后，各校出两名代表组成“代表团”，并与各地学生代表紧张会商，拟定共同行动计划。会商后决定等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学生齐集南京后，举行全国各校学生联合大示威。

在此期间，北平示威团各校学生每十人组成一队，分赴南京各街道，贴标语、撒传单、口头宣讲，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很多听众对日寇侵占东北、屠杀同胞，极为愤慨；对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实行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和宣传队的同学一起高呼抗日口号，情绪极为高昂。为了使南京市民和各界群众了解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目的，北平示威团特派代表吴子良、韩桂琴于12月13日在中央大学招待新闻记者，阐明示威目的四条：一、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二、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三、反对划分中立区；四、退出国联，对日

绝交，惩办失地长官等，并号召新闻界对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

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宣传，引起了南京各界民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促进了日益高涨的抗日反蒋浪潮，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同时，也为即将爆发的全国学生联合大示威，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北平请愿团于11日下午两点结队到国民政府请愿。那天，大队学生候至傍晚5时许，考试院院长蔡元培出见。全体学生坚持非让蒋介石亲自出见不可。蒋迫于学生压力，在国民政府院内一座小楼的会议室里，接见了我们二十多位学生代表。面对代表的严厉责问，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愿意早日出兵北上抗日，诡称内政外交已有“妥善”安排，诱劝学生返校读书。在代表们的强烈指责下，蒋反身溜走。经过几天的请愿活动，未获任何满意结果，许多请愿学生只得陆续返校。还有一些学生，激于爱国热忱，忧愤民族危机，后来纷纷加入了示威团的活动。

12月12日，上海、济南、武汉、广州、安庆、苏州等地学生陆续抵达南京的人数已有二三万人之多。至此，全国各校学生联合示威的条件已经成熟，一场空前规模的爱国示威运动猛烈爆发了。

全国学生联合示威

12月14日晨，北平、南京、上海、济南、安庆等地学生四千余人，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然后列队出发赴国民政府示威。大队学生臂带“示威团”袖标，手持标语、旗帜，高呼口号行进，沿途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讲。纠察队员肩

扛棍棒在队伍两侧护卫。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国民政府门前时，只见大门紧闭，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学生要求蒋介石出来接见。蒋介石惧怕学生势众，要学生代表进见，遭到学生的拒绝。蒋无奈只得派一个姓徐的秘书长出来。学生尖锐质问：政府为何不出兵抗战？为何不收复失地？为何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为何不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秘书长瞠目结舌，哑口无言。学生群情激愤，高呼：“反对卖国政府”、“反对卖国外交”、“反对卖国贼”等口号，并向士兵们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如此相持约两个小时，仍无结果，学生们即整队愤然离去。而后，又在南京街道游行示威，进行演讲，傍晚返回中央大学。

12月15日上午8时，各校学生代表三四百人于中央大学会商后，决定再次整队到国民政府外交部示威。十点钟左右，二千多学生高举示威旗帜，呼喊口号，列队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前。外交部在几天前曾被示威学生捣毁过，部长王正廷也被打伤。所以，这天知道示威学生要来，从新任部长顾维钧到一般职员都躲了起来。整个外交部大楼只剩几个工友看守着，案柜都上了锁，办公桌上只有些散乱的卷宗。示威学生走遍全楼，竟找不到一个负责人。愤怒之下，学生们捣毁桌椅，把卷宗抛之于地，然后整队转到中央党部示威。

示威队伍来到中央党部时，只见铁门紧闭，并有持枪军警把守，愤怒的学生当即把中央党部团团包围起来。此时，正值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临时会议，一些老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趴在窗口污蔑示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反动行径，激怒了在场的广大示威学生。部分学生先将大门封闭，缴了门警的枪械，同时学生纠察队分布各要道，禁止中央党部人员出入；其余学生击毁大门上的“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冲

入门内高呼：“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内战”、“反对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等口号，要求蒋介石出来接见。蒋一面派考试院长蔡元培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与学生周旋，一面调来大批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准备进行镇压。当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接近学生队伍时，示威团的纠察队进行阻拦，起初是互相推撞，继而展开武斗。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种种事实，示威团学生提出严厉质问，并要求政府不许镇压反日爱国运动，要求立即撤退军警和便衣。当蔡元培和陈铭枢面对学生的种种质问，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狼狈不堪之时，有警察突然朝天开了一枪，党部内外顿时大乱。在纷乱中，有纠察队员用木棍击伤陈铭枢头部，陈当即昏倒在地；另有纠察队员将蔡元培架出院外，要他制止军警开枪和驱逐学生，直至军警便衣停止追捕示威学生，纠察队员才将蔡元培放回。

这次示威运动有些学生被打受伤，北平女学生邹得心摔坏牙齿，艺术学院女学生薛迅最后退出时也被扭打受伤。示威队伍被冲散后，直到傍晚大家才陆续返回驻地中央大学。事后，陈铭枢和蔡元培也因伤住进了医院。

珍珠桥畔洒热血

各地学生到国民政府和外交部示威之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于12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登评论，伪造谎言，污蔑学生示威运动受共产党操纵，并谎称示威旗帜上有“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等字样，妄图欺骗群众，为大规模血腥镇压学生的反日救国运动做舆论准备。